

南斯拉夫問題資料

第四輯

G-6

000088

V4

內部資料 負責保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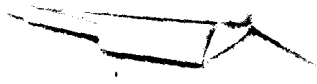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編印

1956年7月26日

南斯拉夫問題資料（第四輯）

目 錄

- 1、卡德尔：南斯拉夫共產党为全國各 族 人 民 独
立，为人民政权，为經濟复兴及其社会主义改
造而斗争的情形……………（ 1 ）
- 2、德热拉斯的副报告：南斯拉夫共產党的組織工
作問題……………（ 29 ）
- 3、南斯拉夫共產主义者联盟和南斯拉夫劳动者社
会主义联盟的簡介……………（ 37 ）
- 4、南斯拉夫共產主义者联盟章程（第 6 次代表大
会通过）……………（ 40 ）
- 5、关于南斯拉夫共產主义者联盟的任务与作用
（1952年11月 7 日第 6 次代表大会決議）……（ 53 ）
- 6、南斯拉夫共產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名單……（ 63 ）
- 7、南斯拉夫共產主义者联盟 6 届一中全会选出的
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書記处名單……（ 70 ）
- 8、南斯拉夫共產主义者联盟二中全会於1953年 6
月在波里恩島通过的決議（告南斯拉夫共產主
义者联盟各級組織）……………（ 72 ）
- 9、南斯拉夫共產主义者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公
报……………（ 80 ）

- 
- 10、铁托在南斯拉夫共產主义者联盟第3次(非常)
中央全会上的开幕詞…………… (82)
 - 11、铁托在南斯拉夫共產主义者联盟第3次(非常)
中央全会上的閉幕詞…………… (95)
 - 12、关于思想斗争的一次挑战的实质(卡德尔在南
斯拉夫共產主义者联盟第3次(非常)中央全
会上的报告摘要)…………… (99)
 - 13、南斯拉夫共產主义者联盟中央全会的決議………… (121)
 - 14、铁托在南斯拉夫共產主义者联盟六中全会上的
开幕詞…………… (122)
 - 15、共產主义者联盟各基層組織在改善經濟中的任
务(阿·蘭科維奇在南共產主义者联盟六中全
会上的报告)…………… (130)
 - 16、波·斯坦姆博利奇在南共產主义者联盟第六次
中央全会上的报告…………… (167)
 - 17、卡德尔在南斯拉夫共產主义者联盟六中全会上
的总结發言…………… (189)
 - 18、卡德尔：論南斯拉夫共產主义者联盟在社会主
义建設中的領導作用…………… (199)
 - 19、南斯拉夫劳动者社会主义联盟宣言和盟章
(1953年南斯拉夫陣綫第4次代表大会通过)
…………… (214)
 - 20、附：关于弗拉多·傑吉耶尔的材料…………… (233)

卡德尔报告：南斯拉夫共产党为全国 各族人民独立，为人民政权，为经济复兴 及其社会主义改造而斗争的情形

南斯拉夫共产党自从国土遭受法西斯势力侵犯时起，直至今天为止所经历的道路，乃是为我国各族人民独立，为人民政权，为全国经济复兴及其社会主义改造而奋斗中获得伟大胜利和成功的光荣道路。只有在与人民公敌作多年斗争中受过锻炼并在此斗争中达到较高思想水准的党，才能击溃优势敌人而获得如此巨大的胜利。正是这种情形，才使我党得以正确利用一切可能以及凡为客观条件所容许的一切办法来消灭了敌寇和国贼。

若认为南斯拉夫共产党只是在战时才与广大民众发生了联系，或认为它是由於战时某种“有利”情况而“偶然地”取得了对于民众的影响，那就根本错误了。恰正相反，还在战争开始很久以前，南斯拉夫共产党就已在民众中间争得了坚固的阵地。党不仅表现自己是拥护工人阶级、农民及一切劳动群众经济要求的先进战士，并且还表现自己是南斯拉夫唯一彻底坚定的政党，它在民族问题上持有明确的立场，它唤起群众去为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自决和平等、为民众民主权利而积极奋斗。我党动员群众保卫国土以防轴心国侵略威胁的政策，在加强我党影响中起了特别重大的作用。

同时，南斯拉夫共产党在非常秘密状态下，在凶残恐怖及追究条件下活动的时期达到了内部的巩固，清洗了自己的队伍，並

在組織上擴展到了全國各地。毫無疑義的，1937年后南斯拉夫共產黨在鐵托同志領導下實行清黨和巩固本黨組織的事實，成了勝利底前提及其最重要因素之一。黨在戰爭開始的時候，內部已是團結一致，革命精神很高，並且已與群眾打成了一片。可見，還在戰爭以前，我黨已是國內最強大的一个政治要素了。

這一情況在1941年4月間南斯拉夫受到德意侵犯的時候，以及在遭到敵寇佔領的最初几个月內表現得更为明顯。

（一）在对法西斯冠軍 和民族叛徒進行人民解放戰爭时期中的黨

我黨在四月間的戰爭階段上所進行的路綫，首先就是：用全力擴大前綫抗敵動作，撤換庸碌軍官和賣國軍官，將各个戰綫區段上的抗敵領導職務交給能幹的愛國者擔任；武裝民眾，特別是武裝城市工人，並組織他們協同軍隊作戰，巩固軍中反法西斯勢力；極力強調必須成立能够領導抗戰的民主人民政府；由於敵軍在前綫上擁有極大優勢，所以認為必須採用游擊戰術來協助反德意侵略者的抗戰動作。

當然，我黨所採取的這種政策，在四月間的戰爭階段上是不能達到實際軍事成效的，因為當時南斯拉夫舊軍隊由於舊南斯拉夫很大一部分上層軍政分子實行了叛逆政策，潰滅得異常迅速。一切反動分子——連參謀總部中很大一部分人在內——都故意想方設法趕快結束戰爭，因為他們是打算着無論戰爭怎樣結束，他們總能在與敵寇合作的條件下為自己保持政權。當時一部分反動分子以與敵寇合作來保證自己的地位，而另一部分僑居國外的反動分子，即流亡政府中的反動分子，則在外人協助下想方設法，預

备到战争结束时重返国土，以便继续执行其腐败的反人民政策。很明显的，所有这些老爷们根本就没有认真想过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战争，而是一举一动都从自己私人利益及其所侍奉的帝国主义主人利益出发。

寇军佔领我国后，首先当然就来对共产党施行最厉害的打击。但我党因本身团结坚固并拥有多年地下工作的丰富经验，所以不仅经住了恐怖的压迫，并且成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解放运动中的领导力量。

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四月事变后所持的政治路线是很明确的：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去为民族解放奋斗，用怠工和破坏手段继续武装抗敌斗争；揭穿各种反动卖国分子并使其脱离人民大众而陷于孤立，同时巩固工人阶级在人民解放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因为这是进行彻底斗争的必要前提；揭穿流亡政府中那班应对可耻投降负责的反动分子底卖国作用；展开反对敌寇及其帮兇卖国贼的全面斗争；进行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以便在适当时机举行全民武装起义。

抗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有其政治方面和组织方面。在政治方面，党争取了人民解放战线最广泛的发展，同时又采用了各种抗敌斗争形式，其中包括对敌寇各种设施实行抵制与怠工，消极反抗，隐藏粮食并对敌寇造成种种经济上的困难。为了在抗战纲领基础上团结一切爱国势力，党曾设法与各党各派上层分子取得一致行动，但党并没有局限于这点，并且同时又建立了群众的人民解放战线委员会或其他的下层群众统一组织。这样，党就独立地发动了群众反对敌寇的斗争，同时表示愿与其他党派上层分子中一切爱国分子和爱国集团实行合作。

当时加入到人民解放战线中来的，确实有各老旧政党中的个别集团，以及各该政党上层分子中因受民族天良和爱国情感驱使而走进人民解放斗争阵营的个别人物。但同时必须特别着重指出，各老旧政党上层分子整个说来，以及各种采取“西方方针”的反动派系和假民主分子，马上就采取了与敌寇合作的路线。其中有些人是公开这样来做的，另外有些人则企图暂时伪装一下。然而事变进程很快就把他们弄得水落石出，于是他们不得不在人民面前表明自己的本来面目，表明其为敌寇帮兇助手的卖国贼面目。旧南斯拉夫统治派系这样演进，当然不是什么偶然的事情，不是一件在战争时期才开始的事情。大家知道，现今流亡国外的南斯拉夫“民主健将”，不管现在他们那些反动的美帝国主义及其余帝国主义老板怎样说他们是不幸受到“共产主义”追究，但实际上他们却起初曾策划过并与希特勒订立过条约，而后来当他们这种条约把戏没能完全如愿以偿时，他们又想方设法使南斯拉夫旧军赶快投降。至于后来这班老爺及其信徒们用他们与敌寇合作的手段继续执行这种路线的事实，不过是证明他们始终在貫徹自己的路线罢了。

这班老爺为什么如此始终一贯地卖国呢？原来就是因为他们在战时也如战前一样是人民公敌。特权的富豪階層，各种资本主义剥削分子和他们的帮手，以及其余的反动集团，在战时也如在战前一样懼怕一切人民民主运动。他们认为每一次民众运动中都含有威脅到他们利益，威脅到他们制度的危险。所以無怪这班反动老爺在民主势力与敌寇决斗的时候，也就毫無犹豫地站到了敌寇方面去，站到了帝国主义制度保护者方面去。賣国成了这班反动人物活动的基本原则。我國反动派在战争时期也仍旧执行着这

一原則——無論其中公开拥护希特勒的那一部分人，亦無論其中屬於“西方方針”派的那一部分人，都是如此。這班賣國成性的反动分子和剝削分子，是覺得帝國主義敵寇要比拿起武器的人民較為親近，較為貴重的。他們卑鄙無恥和殘酷無情地踐踏民族利益，因為他們害怕武裝人民會威脅到他們剝削者階級的利益及其帝國主義主子底利益。若是沒有發生過積極的人民解放運動和武裝起義，那末反动派也許能在某種程度內掩蓋他們這種賣國面目而使民眾無法認識，亦如在其他某些國家內所見到過的那樣。可是武裝起義鬥爭的發展，却使每個人都必須明確表示出自己的面目。賣國賊們一天天拋棄了自己的假面具，而一切忠誠和愛國的分子則離開了他們的陣營。

在此種情形下，單靠各黨派上層聯合來爭取人民解放戰綫，當然是不足夠的。必須用全力爭取下層民眾統一。我黨爭取着從下層建立群眾性的人民解放戰綫委員會，同時又力求與各黨派上層分子取得統一行動，結果就促進了迅速揭破那些冒充愛國者的清談家，使他們不得不暴露出自己的立場：究竟他們是拥护向着全民武裝起義發展的人民解放運動，還是主張與敵寇合作。武裝起義鬥爭的進程本身把這種分化貫徹到底了。在普及到我國每一角落的劇烈武裝鬥爭條件下，每個採取“中間”立場的人都是很快就得表明他自己究竟站在那一方面。

組織上準備武裝起義的工作，首先是表現於1941年4月遭到失敗後，立刻就在極秘密情形下開始成立各地軍事委員會。各地軍事委員會底任務，是要進行組織上的準備，設法收集槍械，訓練軍事幹部，組織個別怠工與破壞動作。當希特勒進犯蘇聯的時候，我們在南斯拉夫全國各地都已佈設有這種委員會，它們在武

裝起义第一階段上就能成为直接領導起义的机关。

造謠中伤的人們常常用以反对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的一种“論据”，就是硬說我國人民抗敌武裝起义运动大規模的展开是直到希特勒進犯苏联以后才开始發生，而不是在此以前就已經开始發生。根据此种“論据”，他們竟希圖“証明”，說南斯拉夫共產党在战时所重視的根本不是本國民族独立的利益，而是其他其他的利益。为要表明这种“論据”絕頂伪造与純系造謠中伤性質，單是指出我党远在4月間就已开始建立負有具体作战任务的軍事委员会这一事实就够。另一方面，当希特勒势力控制英吉利海峽而在整个欧洲沒有一个軍隊抵抗德意法西斯寇群之时，我們無法展开廣大的人民起义运动，原是很明顯的。除此而外，在遭到4月潰敗后，民众本身也还没有立刻准备好來实行大規模的武裝起义。

以上三点，就是南斯拉夫共產党中央於1941年6月号召南斯拉夫一切愛國分子發動廣泛抗敌游击斗争以期將这一斗争發展为全民武裝起义时所根据的主要因素。到七八月間，游击隊的活动已普及全國，並开始迅速轉变为全面起义了。到九月間，我們已拥有很大的一個解放区，而南斯拉夫共產党中央政治局在同月中旬已由伯尔格來得移到了解放区。当时就成立了游击隊总司令部以及各民族总指揮部，由鉄托同志担任总司令。

× × × ×

我們的兵力蒸蒸直上地增長起來，而这种增長过程一直繼續到战争結束时止。我們举行过多次進攻，遭受过嚴重牺牲，但人民解放軍的兵力总是不断地增長，解放区逐年擴大。廣大民众响应了共產党關於举行武裝起义的号召。这样就証明南共中央把發

展游击战争当作武装起义抗战主要形式的路线是正确的。在人民抗敌武装起义斗争中南斯拉夫共产党路线的胜利，首先是由四个因素，即本党策略中四大要点来保障的。

第一个因素当然是南斯拉夫共产党自从国土被佔时起就已采取的明确的武装起义方针。党经常都努力争取与一切决心参加武装起义的党派及爱国集团合作。然而我党并没有使起义斗争的发展进程依此种努力的结果为转移。党在发展武装起义，建立解放区人民政权并展开全国人民解放运动时，始终努力进行了夺取群众的斗争。南斯拉夫共产党不仅表明它是人民抗战武装起义底倡导者和组织者，而且是这一斗争中最彻底最有组织的先进部队，是人民解放战争底领导力量。不言而喻，正是这种情况，才使我党能与人民大众取得极密切的联系。

当时在我们党内也有过一些顽固的教条主义人物，他们硬说游击战只能成为武装起义底一种辅助手段，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它的主要武器。他们说，能决定武器起义成败的不是山林和乡村，而是城市。因此他们认为我们把工人从城市调到游击队中去，或甚至使党底领导机关退出城市而部分地改成为军事领导机关的办法，是不正确的。这种以及诸如此类的理论，实际上不过是害怕运用武器的一种机会主义观点底反映。我党中央路线底胜利，推翻了这种机会主义“理论”，而证明在我国遭受凶狂法西斯寇军佔领的条件下，同各城市和区域中多方面积极活动配合进行的游击战，正是到达胜利的最好最速而且唯一可能的道路。

当然，以铁托同志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并没有局限于组织初步游击队的工作。游击队总司令铁托同志自始就提出了建立正规军队的明确方针。初步的游击队多多少少是固定在某一区域

內，而受当地游击司令部指揮的。虽然这种游击队是群众性的力量，並以其英勇战斗而在我国人民抗敌武装起义斗争史上寫下了光荣的篇章，可是如果局限在初步的游击队範圍內，顯然就会在会战中遭到失敗。当时必須建立正規軍，它不僅能消耗敌人力量，而且能歼滅敌人，战胜敌人，能進行正面会战，能佔領城市和碉堡，能解放全國領土。因此，总司令部一待时机成熟，即在1941年末和1942年初，就已开始从游击队中挑选出精銳部隊及优秀战士來成立了一些不固定在某一区域的机动旅团。这就是我軍按总司令部統一作战計劃随时調遣和运用的最初正規部隊。这些單个旅团后來發展成了师团和軍团，成立了人民解放軍。按其紀律、軍事知識、战斗力及作战方法來說，人民解放軍与基本上始終是群众武装起义初步組織形式的游击队迥然不同。所以，铁托同志在1942年末曾如此估計这一过程：

“建立人民軍是迄今南斯拉夫人民起义斗争中最偉大的成功。

这是个長期艰难的过程，因为我們的人民軍是由一些細小游击队中誕生出來，由沒有武装而奋起对敌寇及其走狗作斗争的爱國分子、農民、工人、忠誠智識分子及城鄉青年建立起來的。

曾必須用重大牺牲的代价从敌人手中夺得每一支步槍，每一棵炸彈，每一粒子彈，每一挺机槍，每一門迫击砲和每一尊大砲，並且必須抵抗住那在人数和技術方面都更为强大而拚命想把我們游击队和旅团消滅，想把我們人民起义斗争扑滅的敌人所举行的多次進攻。由此可見，我們的人民軍並不是从上面發号施令用强迫手段成立，並不是用从工厂中供給的武器來实行武装的…。恰巧相反，我們英勇人民軍中的每一員战士，始終都是在

劇烈战斗中用流血的代价从敌人手中夺得武器，而这些武器原是我國民族叛徒，即南斯拉夫旧軍高級長官和將領在去年四月間無恥地奉送給敌人的。

各师团和軍团的建立，我們人民軍的建立，正是开始於这样一个时期，当时已造成了为此所必需的一切条件，当时已有这样來作的必要，当时已成立了許多旅和营，当时这些旅和营已差不多拥有一切武器（除飛機外），当时已不能用先前的方式來指揮各旅、营及大隊，最后就是当时我們已收复了很大一部分國土而已經必須举行大規模的進攻战……”（鉄托著：为南斯拉夫解放而斗争一書，第304頁）。

由此可見，南斯拉夫共產党並沒有將發展游击战和武裝起义斗争視為只是削弱敌寇力量，消耗敌寇力量或压迫内部反动賣國势力的一种手段，而是从最初就認為游击战是达到人民最后战胜敌寇及其在我國內部帮凶分子的道路。

人民解放斗争胜利的另一重要因素，就是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战線的特殊發展，關於这点我在前面已經說过了。人民解放战線的一致不只在於統一的政綱。特別決定人民战線發展的有如下兩種原因：

（一）人民解放战線要求每一加入其中的政治集团和每一分子都要用某种方式來積極帮助人民解放战争。曾有过——特别是在初期——一些政治家，他們在口头上同意接受人民解放战線的一般政綱，但不贊成武裝起义和游击战争。还有过不少的人在口头上是民主派和愛國者，实际上則主張只有等到战争結束时，只有等到盟軍來解放我國时，才可实行起义。此种人物和政治集团是要人民解放战線不致成为战斗組織，而只成为專門發佈一般宣

言的团体，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們只是想人民解放战綫当作他們暂时藏身之处，等候反动势力將來重新取得領導作用。南斯拉夫共產党不僅沒有同意把这种政治集团和人物接受到人民解放战綫中來，並且还在群众面前揭露了他們，暴露他們是敌寇后备势力，是敌寇暗藏的支柱，南斯拉夫共產党和人民解放战綫所执行的这种政策，便使这一战綫具有了强大的战斗力量，並且揭破了所謂“民主中間派”所玩弄的一切賣國詭計，这种“民主中間派”一方面提出些假冒解放和假冒民主的口号，另方面又攻击共產党和人民解放战綫，說共產党和人民解放战綫引導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去作…冒險行动，去受無謂牺牲，而不願靜待盟軍來解放我們。所有一切真正民主分子和真正愛國分子全都加入了人民解放战綫。其实，人民解放战綫發展的道路，同时也就是使反动賣國势力脱离群众而陷於孤立的道路，是使劳动人民和一切民主愛國分子在工人階級領導下團結起來的道路。

（二）人民解放战綫或如后來在南斯拉夫解放后改称的人民战綫在組織上的發展，是与这种政治內容相合的。偉大解放斗争要求各族人民在統一的領導下團結起來。其結果便造成了人民解放战綫及其所有一切团体領導上的統一。在这方面起了主要作用的，是本战綫內所有一切下層組織底團結一致，它們使得各陈旧反动政党底各个地方政治团体根本無法得逞。於是，人民战綫就成了人民强大統一战斗組織，它始終都不是在什么党派联盟基礎上或党派人数均等委員會基礎上活动，而是在人民战綫統一的下層群众組織基礎上活动。人民战綫这一由工人階級領導的我國所有一切真正人民民主愛國力量底獨立而統一的群众組織如此發展的事實，便在動員群众進行解放战争，一致反对敌寇以及內部反

動附敵賣國勢力的事業上起了決定的作用。

人民解放運動勝利的第三個因素，就是地方人民解放委員會。我國人民解放委員會這種政權機關，是在1941年間，即當我們最初成立了几個解放區時就產生的了。它們在幾年以內由低級形式發展成為高級形式，結果便成了全國從下至上統一的國家政權制度底基礎。

當然，人民解放委員會並不是偶然產生的。南斯拉夫共產黨和人民解放戰線底領導人知道，武裝抗敵起義底成功是要依基本民眾，即城鄉勞動者積極參加及其戰鬥決心為轉移的。然而為要動員這些基本勞動群眾，單靠提出一些人民解放的口號還不夠。關於這點，鐵托同志曾說過：“當然，在發動群眾來加強和鞏固人民戰線的事業上起了重大作用的是民族問題的正确解決，社會問題的正确解決以及在新南斯拉夫實現根本社會改造的明确前途。無疑的，沒有這種明确前途，我國各族人民就會不能經住如此艱苦的解放戰爭條件”（引自鐵托同志在南斯拉夫人民戰線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當然，也曾有過一些人說什麼建立人民解放委員會和實現民眾某種革命民主要求，便會使某些階層和政治集團離開人民解放戰線。南斯拉夫共產黨堅決反對了這種立場，如果南斯拉夫人民戰線果真走上了這條路，那它就不會獲得群眾的擁護，更确切點說，人民大眾就不會用這樣高度的自我犧牲精神拿起武器來努力進行鬥爭，而他們之所以這樣努力進行了鬥爭，是因為他們不僅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前途，並且看到了他們的民主願望與社會願望必將實現的前途。後來實踐確實證明了，人民解放起義與人民民主革命過程的結合，不但沒有減弱起義底打擊力量，而且使它具

有了對於民众的異常巨大的吸引能力，具有了牢不可破的堅固性和生命力。

當時必須打破並消滅專為剝削者利益而壓迫民众的那個可恨的舊政權，必須保證新南斯拉夫今後再不會如先前那樣是個民族監獄，而會實現全國各族人民自決和權利平等。必須特別強調說明，可恨的反民主反人民的舊制度永遠不會回復。絕對不可容許那作為一切賣國殃民勢力集團中心的帝制恢復。必須對工人，農民及全體勞動人民保證：他們能為自己創造出比他們在舊南斯拉夫時代要過得好些的生活。所有這一切都必須在解放區內實地證明給民眾看。

因此，我們在解放區內立刻就將舊國家機關和舊國家政權形式根本破毀了。人民解放戰綫底口號是：解放區的全部政權，在不受純粹軍事需要所限制的範圍內，一概屬於人民解放委員會，換句話說，由人民，即農民，工人，一切勞動者和忠誠愛國分子來掌握這個政權。鉄托同志講到人民委員會時說過：“這種人民政權形式是人民所熟悉的，其所以熟悉，是因為他們早已等候過這種政權，渴望過這種政權，朝夕思慕過這種政權。這正是最適合於我國各族人民的那種政權形式”（引自鉄托同志在南斯拉夫人民戰綫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報告）。

按其形式說來頗與蘇維埃相同的人民解放委員會，是根據南斯拉夫的具体環境和依據我國人民抗敵起義進程中的特點建立起來的。

所以，人民解放委員會及其所進行的某些革命民主措施，當然就使我國所有一切賣國反民主集團瘋狂起來，它們甘願聯合最惡毒的勢力來從人民手中拔去這一強有力的武器。另一方面，人

民解放委員會却非常迅速地在人民中博得了極大的聲望。在整個戰爭期間，人民解放委員會在把全國廣大民眾團結於共產黨所領導下的人民解放戰綫中的事業上起了巨大作用。也正因为人民解放委員會，即真正人民政權擁有這種力量與聲望，才使解放區人民政權最高機關的南斯拉夫人民反法西斯解放大會，能於1943年11月29日在亞依茨召集的第二次會議上通過決議：廢除流亡政府，禁止皇室返國，並宣佈把南斯拉夫改為基於民族權利平等的聯邦國家。反法西斯大會最終批准了人民解放委員會，以及建築在這種委員會上直至南斯拉夫人民反法西斯解放大會為止的全部國家政權結構，以此作為我國全部人民國家政權的唯一全權機關。這一步驟大大提高了人民政權底威信，並意味着全國力量對比發生了有利於人民解放運動和人民政權的最終轉變。

可以說，南斯拉夫人民抗敵武裝起義和人民政權底發展，是人民解放戰爭與在力求達到社會主義更高形式的工人階級領導下所進行的人民民主革命進程互相結合的特殊例証。

我們勝利的第四個因素，就是我們在戰爭中對盟國持有十分明確的態度。南斯拉夫共產黨和人民解放戰綫底全部政策，都是力求加強反希特勒聯盟內部的團結，作為戰勝法西斯敵寇的條件。雖然如此，但我們並沒有否認必須公開批評盟國相互關係上應分加以批評的地方，以便使我國民眾對於實際情形和力量對比有一個明確的觀念。正因为如此，所以南斯拉夫共產黨很容易就剷除了在戰爭最後階段上出現的某些機會主義傾向底影響。有些人居然幻想在戰爭結束後將開始一個什麼帝國主義會制和平發展的時期，而不是資本主義總危機及其一切內部矛盾更加尖銳化的時期，不是反动帝國主義勢力必得利用一切機會來企圖擺脫民

主力量方面的压力，以便放肆——如果民主势力不來阻止此点的話——实行其新的帝國主义向外擴張政策的时期。

南斯拉夫共產党在战争期間以及战争剛結束时都打击过这种幻想。親身經驗过的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擺脫了这种幻想。在这点上，武裝起义成了最好的教师。在战场上最易認清誰是真朋摯友。假如沒有武裝起义，那我國各族人民也許不能看清这点，也許不能揭破假民主的詞句。可是我國民众知道西方盟國为什么对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軍所給軍械援助甚为薄弱的原因。我們各族人民因米海洛威奇匪股及其他叛逆直到战争最后一天和战后时期从國外所獲得的援助，却付出了自己鮮血的代价。他們親眼看見了西方盟國在战争中許多不誠懇的表现，並注視了某些帝國主义集团在第二战场問題上所玩弄的各种陰險政治手腕。所有这些及其他許多沉痛經驗，都教訓了我國民众不要信任口头言論，而要根据实际行动來判断。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國人民對於帝國主义“民主”或對於帝國主义“好轉”的說法，也就沒有持过什么幻想。

同时，我國民众又根据本身經驗一天天更加确信苏联底偉大解放作用，确信其对我國解放战争的誠懇援助。我國各族人民清楚看見苏联担負着战争的主要重担，並注視着苏联底政策及其对各被奴役國人民的誠意援助。因此，他們已了解到，苏联所進行的斗争同样就是他們本身的斗争。我國各族人民正是在战争期間最明确地了解到，苏南兩國親密联盟是我國各族独立的主要保障。南斯拉夫共產党始終不懈地指明这一切事实，因为它認為正确解釋國際关系和在这一問題上采取正确立場，是为动员群众剷除各种有害幻想和孤立並粉碎我國反动賣國势力而斗争的極重要条件。